

二十世纪名人大事纪实

出国寻梦

赴美华人录相

中国留学生被骗案纪实

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明星

中国人在东欧

策划 空堂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策划 空 堂
主编 康 捷
摄影 罗小韵 魏 兵 柳 霜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 划 空 堂

总集编 康 捷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副主编 李锦峰 杨 波 吕允丽 刘 路

郭兴文 李向晨

编 委 齐相潼 范新坤 杨 勇 李亚新

庞 烜 陈 青 田和平 陈 凡

胡良骅 李晓林 邵之茜 尚志明

荆三隆 徐艺源 于希民 刘应安

陈克勤 牛 恺 金 平 王新民

欧阳妙玉

目 录

华工苦难纪实	陈宝玉 江 冶 (1)
中国出国潮纪实	胡 平 张胜友 (18)
出国寻梦几多难	尤 仁 (82)
赴美华人录相	桑逢康 (110)
北美漂流	洪天国 (154)
挣扎的中国留学生	西涤正 (207)
中国留学生被骗案纪实	钱勤发 (237)
第五代中国留学生	张建伟 左志 (258)
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明星	田青 亚运 小露宝 (277)
中国人在东欧	茂 春 (314)
华人在地球村落	何 左 (335)

华工苦难纪实

●陈宝玉 江 治

我被骗卖的两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苦难

我已年过古稀，风风雨雨地经过了好几个时代。从民国、北洋军阀、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虽经社会动乱、家境变迁，可是，我始终精心保存着几件物品，从未遗失，也从未损坏过。这几件物品是——

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对照印制的合同；

一份英文的华工证件；

四张本世纪初法国东北部昂得瑞克镇的图片；

一张华工墓前悼念牌坊的照片。

对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些物品也许算不了什么，更不是什么“传家宝”。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华工被奴役的血和

泪的活生生的记录，这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证；这是我们控告北洋军阀丧权辱国、戕害同胞的状纸；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欠下我们劳动者的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血泪帐！

我常常摊开那张几十年前华工公墓前悼念牌坊的照片，每当看到那副挽联：

血洒欧西庄世运

魂还祖国挽神州

我总是老泪纵横。看着它，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无数具丢弃在异邦他乡的白花花的尸骨，似乎又听到了在洋人皮鞭下十几万华工沉重的呻吟、愤怒的呼号。它使我又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两年华工生活……

应 募

我家原住天津城隍庙附近。

1917年秋，我在万国桥畔看见了英商仁记洋行承办招募华工的旗子和告示。当时我31岁，虽然年轻，我还是知道，当华工就是跳火坑。但是，我父母双亡，一家数口衣食无着，正走投无路。无奈何，还是胆战心惊地报了名。当时报名当华工的，都是穷人。

报名后便由英国医生进行了严格的体检。检验时全身皆需脱光，各处均一一检查，如有皮肤病、痔疮、沙眼、牙齿不全等，一概不合格。合格者由英人在背上用白色药物粉笔涂上英

文字母，三月内即使用皂液也擦洗不掉。

第二天便将应募华工运往山东威海卫。海行三日。听着船外哗哗的浪涛声，就像许多人在嚎啕大哭的声音，这使我回想起一家人告别时相抱痛哭、生离死别的情景，真如同万箭钻心，泪流不止。

各地招募的华工均集结于威海卫，再经严格的体检复查后，方能签定合同。因前已验过，所以很少有不合格的。凡验取合格者便被编号。号码是在一个铜箍上打好了的，用机器扎在华工的右手上。然后英人再把号码写在一块小石板上，每人手捧石板号码放在胸前照像，像片贴在华工证件上。我的编号是：43138。

紧接着就是编队。每班 15 人，也叫“一棚”，三棚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班、排、连分别设有工头，称“一道”、“二道”、“三道”（因其衣服袖口有不同道数的红布带，故称）。营里设有翻译二人（也是招募的华人）、英国营长一人（到法国后还要加英军华工总部工头）。

经过几天时间才办完一应出国手续，这主要就是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份合同（实际是卖身契约）和华工证。华工原从家里所带衣物均不准带出国，说是怕有传染病，而新衣物质量极为粗劣，一双轻便皮鞋未穿到法国便掉了底。这都是经办人员从中赚了钱的缘故。

5 天以后，当我们被整队带上英国轮船，离开祖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这些华工实际上是被当成炮灰、廉价劳动力骗卖给英、法帝国主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次执政的段祺瑞政府，为实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以对德宣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日帝走狗。而

参加这一场欧洲大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也因战事吃紧，诱迫北洋政府参战，所达成的协议就是在华招募十几万华工去欧洲战场，以补充英法在军事建筑工程、辎重运输方面兵力的不足，以及工业生产劳动力的严重减员……

当我们挤卧在轮船的最底层，感觉到船离祖国越来越远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许多人都在默默地流泪。

途 中

我们搭乘的是英国太古公司轮船，船上载有二、三千名华工，皆乘下层通舱。舱内各有搭好的三层马槽型的卧铺。天气又闷又热，华工晕船人多，呕吐物遍地皆是，因之空气十分恶劣。华工要求到上面透透空气，一律不准。

海行7日，船到日本大阪上煤加水。华工很想下船呼吸些新鲜空气，见见日光，但虽停6天，英籍工头仍坚决不准我们离舱上岸。船到横滨、长崎又各停1天，装卸货物，并对华工再进行一次防疫检查。海上船行18天之久，华工没有一点活动机会，加上晕船害病，健康状况很坏，很多人不能吃、不能喝，面色苍白，昏卧不起。及至到了荒凉的加拿大梵科瓦码头，才得下船上岸。仅休息1天，即又登上火车，经过七、八个日夜的行程，横穿加拿大国土，到哈利法克斯。沿途不准下车活动，闷坐车内，如同牢狱，多数华工患了便秘等症。

车到哈利法克斯略事停留后，即换乘英国的一只大运输舰开往英国，舰上共载华工7000名，外有加拿大军队5000人。华工仍乘下等舱。

同行的还有四只运输舰，四周有鱼雷艇护航，以防德国潜

水艇的鱼雷攻击。舰上警报频传，随时均有被炸沉危险。后来听说数万死难华工中，就有不少是在海途中船被炸沉，葬身大海的。

又经过 8 个难熬的日夜，船到英国的利物浦港。然后又换乘火车穿过英国中部到达英格兰东岸的福克斯火车站。福克斯镇上已经聚集了先到的很多华工，皆是等待过英吉利海峡去法国的，因为德国飞机、潜艇不断袭扰，轮船不能按时开航。

不久，我们即乘坐一艘快艇，抢渡英吉利海峡，登岸后即乘车去骆耶尔英国华工总部。

骆耶尔是法国东海岸的小村子，英国华工总局设在这里。在四周用铁丝网围着的几个帐篷里，住着等待重新编队再派往各地的华工，门口是荷枪实弹的英兵把守，不准华工随意走动。

在法国重新编队时我被编入 102 队。我因会木工手艺，经考试，取为二等木工。其他华工有的被派作别的工种，有的被拉上火车，到最前线去挖战壕。

后我又和另外 17 名华工被调到 18 大队，驻昂得瑞克，开始了我为期二年的苦难生活。

歧 视

昂得瑞克是距法国前线仅 300 里的小镇，是英法联军的总后勤基地。它四面皆山，风光美丽，但到处可见战争给它带来的痕迹：青葱的树木被炸得东倒西歪；到处是储有大批弹药和军需用品的仓库和各种兵工厂；只有 2000 余户的集镇上 80% 是妇孺老人，即便是修铺公路工程，亦皆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担任，青壮年大都上前线去了。

我被派在木工厂做工。厂内除华工外，还有英国木工。英工的技术和操作技能却远不如华工。连英监工也不得不承认：华工能吃苦耐劳，活又快又好。但英、华工待遇却极为悬殊，华工备受歧视：华工每月工资是 15 法郎，而英工每月却是 70 至 80 英镑；英工有专设的厨房，食宿皆不与华工在一处，自是高于华工几等，而 18 大队华工共 500 余人，配给的食物常常食不饱肚。

招工局规定华工每周工作 7 日，中国节日也不放假，后由先到华工经过一番斗争，英招工局怕华工怠工闹事，才准许有星期日和春节及阳历年等假日。春节期间由华工自己组织文娱活动，演出京剧、梆子、评戏、杂耍、狮子龙灯、小车会等精彩节目。当地居民也前来观看，称赞不已。当地法国人民对华工很友好。居民食物因是配给制，生活很苦，华工有时假日到法国农民家里做客，就将自己的食物、物品与法国农民一起分用，遂逐渐结成朋友，直到我们回国时还恋恋不舍。

华工因重病不能做工者，须经英籍军医签证方能休假，否则按旷工扣罚工资。偶有触犯，或被送拘留营，或被送华工总局按军法科刑。

昂得瑞克专设的华工拘留营，英监工称之为“好汉营”。所谓违反管理规则而被送入“好汉营”的华工，每日被罚做力不能支的重体力劳动，如同牛马。有时英人竟残忍地强令被罚华工背负重物跑步，不令停止，直到跑得力竭晕倒为止。

在英国人的眼里，根本不把华工当人看待。华工劳作异常繁重，但经常吃不饱，要求增加粮食供给。一天，英招工局总办普登来了。这个普登原出生在中国，是有名的“中国通”，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他任英军高级军官，残杀过许多天

津居民。此次他招收并训练了一批中国流氓，专任华工大队的“红道”，帮助他迫害华工。因其脸型酷似哈巴狗，故华工暗地称他“普八狗子”。普登一到，就把全体华工召集起来训话。他说：“给你们的定量粮食，不是不够，因为你们在中国吃惯的粗粮，把肠胃胀大了。现在一吃黄油面包，就感到不饱，我看还是遵守规则努力劳动要紧，违反者即送‘好汉营’。中国现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来到欧洲才安静了！我对你们不怕，我是有办法的。”他还说：“你们来欧洲，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买来的，每一个华工曾给你们政府 50 两银子，因此你们必须好好做工！”

做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讥讽、嘲笑、诬蔑和侮辱，肺都要气炸了！可是，由于我们的祖国不强大，没有人给我们作主、撑腰，敢怒不敢言，火在胸中烧，泪往心里流。

斗 争

管理华工队的中国“红道”，是些心狠手毒、奴才相十足的民族败类，他们常与英监工串通一气，欺压中国同胞。华工们早已忍无可忍了。

103 队有个姓张的“三道”，早年曾追随英殖民者到非洲淘金，是个极无耻的洋奴。他对英监工说：“中国人经常吃食不好，不给他们吃好饭菜，他们也一样做工。”这家伙还不准华工互相往来，有时下工后还强令工人下操，使华工不得休息。

1917 年 12 月间的一个星期日，有外队的 5 名华工到 103 队看望同乡，被姓张的“三道”看见，即将此 5 人用绳子捆起，押在一间屋内。夜里这 5 名华工挣脱绳索逃归本队后，向众华

工诉说经过，一下子激起了大家的公愤，长时间来对这个媚外欺内的哈巴狗子的仇恨一下子涌了上来。大家拍案而起，手持木棒找张去讲理。张理屈词穷，竟凶相毕露，拿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刺伤了两名领头的华工，张的同伙也要来帮着打，华工此时已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其他“红道”见势不妙，抱头鼠窜。张持枪继续行凶，又刺伤数人。华工此时气愤已极，遂立即乱棒齐飞，将张当场击毙。此事英监工深知祸由张起，既不愿事态扩大，又觉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事，就未再深究，只把 103 队解散，撤换队中全部中国“红道”、把工人编入别队了事。

事后英人知道了中国人的性格，不能硬压，气焰比以前降低。而华工心里逐渐像镜子一样明亮起来：华工要想生存下去，不被欺凌，大家必须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斗争！

3 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昂得瑞克驻有一部分美国军队，假日华工到镇内集市上去，不时与美军相遇，美军就用英语骂华工“劣等民族”，华工中有懂英语的，愤极反骂，美军竟上前殴打。美军常一伙 10 余人，华工人少，只好避开。久之，美军竟得意忘形，更加猖狂，认为华人软弱可欺，每至假日，美军竟故意寻衅。华工报告中国“红道”，“红道”们惧外媚上不敢多事；几次向英领队反映，英人袒护美军，反斥华工出外惹事。

1918 年 3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有几名华工在镇内散步，碰到一伙美军（有 20 余人），他们对华工又用“劣等”、“黄种”、“病夫”等恶语肆意挑衅侮辱，华工积愤在胸，忍无可忍，与美军对骂。美军恃人多势众，竟将几名华工团团围住殴打致伤。这时在镇内散步的许多华工闻讯立即赶来，大家想到半个世纪以来的国家仇、民族恨，以及眼前苦难同胞的被凌辱，

不由怒火中烧！愤怒的拳脚立即雨点般地落在了美国兵身上！美军被怒目圆睁的华人吓怕了，他们想象不出这些衣粗食劣的黄皮肤人，何以有如此厉害的拳脚！闻讯惊惶失措的英国驻军立即开来 200 余名，将华工和美兵分开。美军官也急忙赶到，把美军带走。这次血案华工受伤 20 余人（我是当时受伤中的一员，至今头部腿部尚留有伤痕），美军也有 10 余人负伤。受伤华工由英监工送入医院，其余华工经劝说归队。昂镇全体华工听到此事，群情激愤，一致要求英领队同美军交涉，惩办肇事者，担负受伤华工医疗费用，不达目的，即行罢工。

英美方面闻讯丧胆，一则他们看到华人被激怒时团结起来的力量，二则怕华工真的罢起工来影响生产，贻误前线军需供应。遂由美军派员到医院慰问受伤华工，并保证美军不再有侮辱华工事件发生，答应受伤人员医疗费用由英华工总部负担。

一场风波始告平息。中华民族在异国的一场反欺压、反凌辱的民族自强斗争，以胜利结束！

回 国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只有一条主要街道的昂德瑞克小镇还静静地躺在阳光下。中午的时候，突然，各处笛声齐鸣，报童振臂雀跃，报纸上大号标题写着德国投降的消息！街上一下子挂满了法国国旗，老弱妇孺都拥到街上来了，英军来了，华工亦来了！大家互相拥抱，欢呼舞蹈，整个小镇沉浸在欢乐里，直至深夜人群还不肯散去。

大战结束后，屡经兵险、饱尝痛苦的华工思归心切。1919 年春节，101 队的华工，在庆祝牌坊上写出“又是一年别故土，

依然万里侨番邦”的对联。而英帝不但不履行“战争停止即遣送华工归国”的诺言，反而强令华工留在白骨累累、地雷、炸弹埋弃遍野的西欧，做清除军事危险物的工作，以至有不少华工误触地雷炸弹，惨被炸死炸伤。

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当年7月。8月，英帝才决定将华工解雇回国。

昂镇有华工公墓一处，埋葬着400余名死难华工。公墓由华工组织专人管理，每至清明，华工们便去扫墓祭奠一次，以寄托大家的哀思。

华工要回国了，行前在墓地召开了一次追悼大会。到会华工2000余人。站在荒凄的坟冢前，望着牌坊上字字滴血的“血洒欧西庄世运，魂还祖国挽神州”的挽联，想起他们曾与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国内羸老弱子日日顾盼亲人归，而今却已成异乡国土上的冤魂，大家不禁失声恸哭！

我们这一批回国的华工共3000余人。到骆耶尔集结后仍由英商轮运载，途经地中海、日本回国。路过日本各港口时，华工们闻知日帝仍霸占山东、青岛等地，一致决定抵制日货，大家说：“谁买，把他仍在海里。”前后停泊六天，日本商贩没能卖得一文。

华工在青岛登岸。我们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离别二年的祖国。但当我们登岸后所见依然是疮痍满目，东、西洋人耀武扬威的时候，像是一盆凉水浇头，意冷心灰，失望极了。

在一处搭好的席棚内，管理人员用机器除下了我们戴了整整两年的卖身记号——扎有编号的铜制铁箍。

英招工局对回国华工每人只发给拾元现洋，作回家路费，并说为照顾直隶省天津等地华工，给包了一列胶济路火车免费送

到济南，以后即不再管。华工到济南后，各自背着行李卷，分头找小店住下。手头仅有的一点路费，许多也被地痞、流氓等搜刮一空。我次日即乘火车回到离别二载的天津。死里逃生，家人相见，抱头痛哭，泣不成声。

我卖身两年，依然两手空空回国，除了身上穿的，只有一条遮不住寒的床毯，其他均被英监工扣留。过去所领工资英人强令存入外国银行，回国后要凭证到招工局指定的外国银行按当时市价换取中国纸币。我当华工苦命挣扎两年，共储存 700 法郎，回到国内却只领到 50 余元纸币！

时光如逝，而今我已至耄耋之年，回想起几十年前华工被骗卖漂落异国的悲惨情景，特别是想起那留在昂得瑞克 400 余名罹难的华工，我总是心潮翻滚，感怀涕零！但不知昂得瑞克的华工公墓还在否？是否还有人照管？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九泉下的冤魂：祖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穴居日本野山 13 年的中国劳工

——原中国劳工刘连仁访日随记

当年被日寇捆绑着双手押着送到日本北海道昭和煤矿做苦工的中国普通农民刘连仁，今天作为宾客又重返旧地。

这位 78 岁的中国山东省高密县老人，不过是千千万万在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虐待下幸存的、或者死去的中国苦难劳工中的一个。但他那由于不甘忍受工头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逃往北海道荒山野岭中穴居 13 年的非凡经历，不知唤起多少人的同情和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他的名字在北海道这一带家喻户晓。他的来访，无疑再次向人们揭示了昔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使人们更加珍视今天的和平。

日本北海道对刘连仁老人来说，曾是一片充满辛酸泪水和鲜血的土地。1942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的疯狂年代，绑架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其中有近7千余人死于饥饿、严寒和工头的棍棒之下。

刘连仁老人乘坐的飞机在札幌附近的千岁机场徐徐降落，闻讯赶来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向老人提出了同一问题：“时隔33年重返北海道，心情如何？”历史和现实仿佛一瞬间又重叠在一起：1944年他被抓来时也是秋风瑟瑟的季节，橡子面混合果渣做的小窝头，阴暗潮湿的矿井，工头的厉骂，无情的棍棒以及长达13年的“野人生活”，都如同一场恶梦永远地留在老人的记忆中。老人沉默不语，此刻，他内心的苦痛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刘连仁此次是应日本共同电视制作中心邀请来日访问的。随同他来访的还有现在高密某家供销社工作的儿子刘焕新。刘焕新是47年前父亲被抓后两个月出世的，14岁时才见到了归来的父亲。共同电视制作中心准备结合刘连仁经历和此次来访摄制一组专题节目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50周年纪念日期间播放，唤起当今日本人对历史的记忆。

刘连仁一行下榻在札幌市内一家名叫“惠比寿屋”的小旅店。33年前，刘连仁“走”出山林，结束13年“野人生活”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里。当时的两层木板房如今已被一栋六层咖啡色建筑所代替。已将经营权转让他人的33年前的店主渡边夫妇闻讯特地赶来为刘连仁老人接风。当年，蓬头垢面、“非

人非鬼”的刘连仁出现在札幌市区时，多少家客店都拒绝接待，是渡边夫妇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刘连仁在日本第一次感受到“人”的待遇。

暮色浓郁，“惠比寿屋”的前厅仍然热闹非凡，手捧鲜花的刘连仁老人和渡边夫妇攀谈着，当年曾照顾过老人的三名女店员也特意赶来看望他。爱国旅日华侨席占明先生，向记者讲述了33年前的情景。

“他（刘连仁）刚来时简直不成人样儿，蓬乱的头发，满身的污垢，大腿上的冻疮和破烂的衣裤粘连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由于他长年孤身一人穴居在山上，无人对话，舌头僵硬了。我们当地侨胞见到他时，他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战后已46年了，但和平对刘连仁只有33年。因为有13年刘连仁是在严寒、饥饿中求生，在孤独与恐惧中渡日的。他躲在山中昼伏夜出，不敢见人。他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日本鬼子逞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只晓得一旦被抓住，非被打死不可。直到华侨们拿来中国画报，告诉他“中国强大了”，“日本人打了败仗”后，他才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知道世道变了。

夜深了，老人仍然没有入睡。灯光下，照耀出刘连仁头顶上一块铜币大的疤痕格外清晰入目。老人告诉记者，这是在高密火车站被日本军枪弹擦伤的。当时被抓的还有几十个人，逃跑者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他带着头上的伤痕被捆着押送到了日本。

战后，日本政府为开脱战争罪责把绑架中国劳工伪辩成“契约工”，妄图掩盖历史真相。然而，铁证如山——像刘连仁这样成千上万名活着的或死去了的中国劳工，哪一位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刺刀的逼迫下，远离亲人，来到这异国他乡的呢？！